

工部

河渠溝洫 河漕海運
宮殿苑囿陵寢服物示

三十一尾

其廿四

15
1365
24



門 16
號 1365
卷 24

五藏書

古今議論卷五十三



按河渠溝洫。並漕及海。周司空官也。宮寢器服虞

共工官也。如壇廟在禮器械在兵俱不復入前

人所謂百工麗于六卿考工雜見五官之中是

治河議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購

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竟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多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江、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東迫阨如此、何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拆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

疏備倉
日周用
脩溝洫
議本此
未見施
行此宜
文莊所
謂歷代
所用不
爾下策

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决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東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古今詩話卷五十三 二

古今言言卷五十三
三
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妥。冀州

渠首盡當邛。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水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

下策故
不多說

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按盧舜治言。王莽時治河者。關竝欲定平原諸郡。張戎欲正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爲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入海。皆賈讓徙曠地放渤海之遺策也。故班史既述讓策。復詳錄諸人于志之終云。

施爾奮曰。禹之治水。其詳見于禹貢。太史公稱引道河入海是已。班史本其原文。改河渠爲溝洫。以表其書。中間添入史起一段。正西門豹。可見前史記事。類或失真。然大意以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爲近矣。元鼎以後。班氏續成。所採羣議。各自所見。惟齊延年以胡爲壑。議必不行。然大意取賈上策。志終詳錄。誠如盧舜治所云者。仍不出河渠復禹之舊耳。陵谷容有變遷。利害原無古今。歷唐宋以來。雖至百世。議論又何不一乎。故河

渠溝洫二贊。一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一曰國之利害也。故詳載其事。

刻谷容亦變數味害風無入
意取曹士象志察精精結喉魚骨成風云香外不
結各自洩良非亦取平以風為望猶必不許然大
乘與禹書極為微矣亦以此外推刃餘如洩利禁
此其書中間然入史或一曰五西門河良前史
故所入甚長丁班史本其風文刻所乘為報斷以
武爾會日禹之崇水其籍良于禹貢太史公稱良

治河議

宋 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見名御史
中丞李東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
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
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
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
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
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
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為阿刺腦兒。二澤又

濂委
水
洞
火
觀
如

古今圖書集成 卷五十三
東流爲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繇西合。忽瀾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昆崙之南。又東流過濶。卽濶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隣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崙北。旣復折而東北。

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崙至此。不啻三十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必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醜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砵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

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夫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爲龙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交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繇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

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禹出而治之。水始繇地中行。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

施爾奮
曰許子
達治河
議以弊

禹交傲
曰天為
人力持
論甚大

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
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
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
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
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治河要領全在此篇。後無異議者。則有張學士元
霍尚書韜。胡尚書世寧。王荆石。稱宋張諸君子議
治河。卓識遠見。鑿鑿可行。誠所謂智謀之士所見
略同矣。永樂八年。張尚書。宋尚書禮皆善治河。

邇來徙決無常。復未有定議。杜靜野曰。嗚呼。循金
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樂
之懋功。推古驗今。勿樂因循而憚改作。後有破拘
孿之見者。或有取於予言。

施爾奮曰。宋龍門此議。即賈讓之上策也。神禹治
河。疏之為九而已。故主事藺房之治中灣。尚書白
昂之治金龍口。皆用宋議。克有成績。張秋之決。命
尚書徐有貞治之。撓其議者曰。不能塞。顧開之耶。
徐出二壺。注水示之。一竅五竅各一。而五竅者先。

古詩言卷五 九
涸矣。自漢以來，決無常時。治無常法。馮遂主浚，王
延世主塞。許商、孫禁主䟽。然則孰勝？李東陽曰：疏
之說勝決然。

治河議

徐階

自漢以來，治河未有定策。其在文武間，則務塞。如塞
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
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
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
大槩不出此二端。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
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
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
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

者。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爲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今徐房之間。河旣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淮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干決。况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河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

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甯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廝爲二渠。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廝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

古今詩話卷五十一
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明興九河之迹
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
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
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
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
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始猶有
禹分之遺意。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
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嘗觀洪武間
決魚臺塞。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蘇州府

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
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
乃浚賈曾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
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
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
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
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
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
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徐房之決。始孫

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
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
入渦。所以爲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
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
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
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
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
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繇孫繼以入徐
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

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爲陵寢患
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
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隨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
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
宜以一淮爲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
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
卽達于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
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
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

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可闕一者也。願以同時舉四大役，似非所以惜財而體國者。嗟乎！愚之爲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願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昔秦皇將伐荆，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人皆費也。」王翦之勝，則六十萬人而不爲費。治河亦若是也。去年天子閔被水之地，蠲郡縣以萬計，遣大

臣往賑，又十萬計。夫今河不治，則他日宜蠲宜賑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以蠲與賑者，倍其數，卽河可成，民得其業，是愈于蠲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等，夫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議者又以罷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愚以爲是則在夫撫之得失，而不可以議役之興沮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衆，而合處千里荒蕪之間，不可以不備。然令數萬人急者得錢，飢者得

食○如○逐○貨○于○市○趨○稼○于○田○仰○給○而○有○藉○則○所○以○收○離○
 散○之○民○而○為○採○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
 之○間○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輻○
 奏○而○得○所○歸○則○所○以○寓○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
 也○其○何○衆○之○能○為○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道○
 也○不○可○以○是○而○議○夫○役○也○

施爾奮曰。嘗怪漢丞相田蚡欲利己之食邑。不顧
 河決而西。及觀王尊為郡太守。請以身填金堤。瓠
 子為民牧者若是。何河之不治哉。故此篇結穴一

語在官之得人

張天如先生治河論。以古來治水之不得其道者。
 無甚于宋熙寧之閉北流。而王安石主之。夫安石
 以其治河者治天下。故潰決而不可收。河流仍北。
 宋室已南矣。

散之民而為林荒之策者。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之關。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輟奏而待。所歸則所以寓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也。夫空河南矣。為是誠在夫官之待人。而撫之有道也。以其命而昔。欲天下効。費矣。而不回。外。而。此。無。也。于。未。熟。寧。之。開。此。流。而。王。安。石。主。之。夫。安。石。聚。天。收。矣。主。亦。何。備。以。古。來。命。水。之。不。計。其。甚。昔。請。五。官。之。計。入。是。何。河。之。不。治。哉。故。此。篇。結。穴。一。

議興西北水利

徐貞明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于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猶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脩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

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又營東五

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于官。官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為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枯。關黑崖子墩起

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荏菁彌懋。而係名于勢族。然菁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菁。卽捐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寔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

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迺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西北之水多於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

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剉深尺許，遂深三尺，溝深四尺，漚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之深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稻，而狄道並塞之，民

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入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旣東，民日聚而

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
錢鏐竊擬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置富。則民益聚利
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
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
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
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
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觀之。
則宋室南方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
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

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焉。吾聞
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
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揚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
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祗瞬息
間矣。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于噎。
非通論也。嘗考桑乾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
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
至彰義門。先朝屢經脩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
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

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
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
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
橋○舖○窪○皆○連○阡○里○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
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且○
夕○而○終○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
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
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
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

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
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係焉○利興而○
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

先生治水於國朝功第一○故此議一似山海經○
分明周悉○此等文可稱三不朽○趙克國之屯田○賈○
讓之治河○皆此類也○

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
 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
 橋○窪○之○成○區○皆○此○類○也○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
 受○水○則○風○悉○此○澤○文○可○無○三○不○殊○此○文○國○文○由○田○賈
 夕○武○建○崇○水○然○也○國○神○似○策○一○姑○此○篇○一○以○山○嶽○登
 吳○不○眠○蒼○面○坐○而○凝○也○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而
 舉○藏○泉○以○鞏○定○今○又○升○而○責○水○之○興○景○然○焉○師○興○而
 吳○也○備○費○水○味○責○耕○藉○藉○于○開○利○耕○藉○昔○野○人○以

議興東南水利

徐貞明

禹貢三江既平。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
 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
 陸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
 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
 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
 決于漲海。故自吳江抵華林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
 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

古今議諸家 卷五十三
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繇宣歙以達兩浙。迺病
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
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隄
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
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錮。則去者復緩。繇是
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湖沙之壅矣。單
鏐嘗言之。自五隄以至湖隄。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
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
湖之衆瀆。則脈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

圖下有江岍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
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郝僑類
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爲豪強之
業。江尾爲芟蘆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
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
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
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瀆。而洩吳江南去之
水。至于湖隄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脩復三

古今議論卷五十四
江復以湖沙墾闢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隄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脩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隄自隄。以決三江之壅。使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卷五十三終

古今議論參卷五十四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河漕

瞿景淳

嘗聞治河以不治也。有必治之爲利者。惟漕河爲然。治河之流。以利漕。猶藉兵以止寇。其利害均矣。故方欲引之。而又欲塞之。其流未始不爲利。而橫決之。未始不爲害也。夫旣欲擅其利。而又欲亡其害。胡可得哉。歐陽脩有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惟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尤愈于害多而利少。嗚呼。通于此說。而後可與言治漕矣。漕運之法。何始乎。其見于經。如禹貢所載。入于渭。遶于河之類。是已。當時所輸。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時至春秋戰國之世。始起議漕。秦人兼并天下。飛芻輓粟于瑯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而漕法始漸加詳。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宋。漢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經費漸廣。于是有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者矣。唐仰東南之粟。以贍國用。歲亦不

過二十萬石。其後徵發日繁。于是有水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輸者矣。宋之漕運。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以入。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以入。陳蔡東京之粟。自惠民廣濟二河以入。供給京師。此漢唐宋之大較也。迨我成祖文皇帝。定都幽燕。萬國朝宗。四夷畢獻。漕入之路。獨因元人。蓋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地不同。故爾。嘗攷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壩。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

年始置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繇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名曰通會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渡。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國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通會。以便糧運。于是淮南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救焚。是可。不爲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淮河。二千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蓋會河已。

必賴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深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貢賦之來。必繇博濟之境。則河必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于河也。然河勢播遷。靡有定向。今已自趙皮寨。南向亳泗。不復經流于徐。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爲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徙有決口。獨不可因其舊而爲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

古今事考 卷五十四
于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于徐。而頃爲
黃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曹州。繇
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則如晉謝玄
之樹柵立埭。擁二岍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脩月河。
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蓋
嘗論之。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責效于
水者。小。今之責效于水者。大。何也。姑以唐事論之。唐
之漕運。大率三節。而諸人議論之多。一惟以江淮爲
重。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及

韓滉運米歲至。而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
辨于此。如此其急。則今日。國家漕運遠及三吳。湘
浙諸郡。歲至四百餘萬石。亦猶唐之江淮也。而數寔
倍之。一或不繼。大可憂者至矣。其在水也。勢不得以
不爭也。是治河之難也。雖然。治河非難也。治河之官。
爲難也。自水利失其官。故天下不喻于水。而失其水。
性。以憂國家。惟建官總理。不使數易。責之課最。又使
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如古秦漢之法。于諸河察其
趨焉。于諸泉緝其入焉。于羣岍謹其防焉。于工若料

制其節焉。凡可以濟漕者。先爲之防。曲爲之備。則患至而能救。無甚敗害也。此慮患之本也。先儒有言曰。今日之慮水。莫若虞官。其斯之謂乎。施爾奮曰。言治河者。云前代只除其害。今則兼收其利。蓋言漕也。茲篇中所舉唐事。歲米不至。遂至脫巾。然則直當以除害視之。當事者當何如。藁目也。德宗置酒。可想憂樂。又唐咸陽令請䟽秦漢故漕。興成堰。以罷輓車之勞。宰相李固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議遂決。堰成。

罷輓車之牛。以供農。關中賴其利。如此何憂漕也。姑再以唐事論之。歷代漕事可不盡載。又曰。論治水而探本于虞官是也。不然丹之治水。愈于禹矣。然水官之廢已久。在春秋時。龍見絳郊。魏獻子問于太史墨曰。物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有豢龍氏。御龍氏。故有五行之官。龍水物也。今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然則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河決未必不繇龍也。禹以大智行水。放龍蛇。又聞有應龍書。

河之事。可見龍可擾水。乃可治也。古人置官擾龍。何益。凡以治水也。

議漕倉

章

潢

圖書經

漕之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稽之于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置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

于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帶接

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于轉般也。我國家漕運厥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太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以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于直達也。議者謂轉

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施爾奮曰。漕倉不妨多設。不必全用。水有淺深。時有緩急。當直達則直達之矣。

議運期宜早

萬恭全議
王宗木

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為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為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河病漕事在天。漕利河事在人。不能使運期之早。

何言治河矣。王公又有海漕奏議。愚附見海運篇。

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繇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

論海運

瞿景淳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繇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

古今議諸卷之五十四
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林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自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客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漕河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京師。至三十年。

會通河。開通始罷海運。臣考元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挽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爲一代良法。作史者皆曰。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今河漕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有立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傭直。今則專役軍夫常運。而加以支之耗。歲歲賞運。儲積之糧。雖

施云許
載私貨
非策不
如多備
金錢

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請于
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海運一路與河漕
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一
帶繇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
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大抵海舟與河舟
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
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
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自載者照依
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

料之費其糧既以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支充之
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
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倍則漕卒亦比
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師百貨駢集而
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廣東海路至
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
載順帝末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民鹽
易糧給京師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
然此道若通閩廣之納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况

古今詩話卷五十四
今京師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之來苦于運河窄
淺脚價倍于物直此策既行則南貨日流于北空船
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
用之策莫大于此且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
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
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
利也

自黃流淤塞丘文莊因尋海運議格不行王中丞
行之淮楊未幾亦罷王弁州爲王公作海漕奏議

序曰其所陳漕海便利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
善乎言天下大勢也其疏畧曰唐都燕有險可依
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
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
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
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
海以爲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
燕之受海猶憑左手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
餘年矣今舉國而聽哺漕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

古今議論卷之五十四
腰脊咽喉之譬。不可不慮。是䟽也。卽搢紳大夫。睨王公有不心折唇噤者乎。脩通紀陳公建亦極言海運之利。兼可習海道防倭。瞿公此篇較爲詳悉。其大意本之丘文莊而暢言之。後來作者不出此篇。但欲文字放長千數百字耳。

施爾奮曰。按李振之先生試闈程策有云。漕借河。河病漕。不得已而尋元世所終利賴之海運。海運不若漕河之勞于力。艱于路。曠于日。煩于費。若慮驚風怒濤。則有海澨沙民。漁父蛋戶。鹽徒鼓柁而

色不變者。又云。呂宋暹羅占城滿刺加諸番高橋大舶。往來無恙。渠易而我詎畏阱焉。不知元本亦呂宋暹羅耳。故不怵赤子之入井。若中國久遠持重。豈可僥倖以蹈不測之險哉。卽不得已。如唐人間爲之。豈常法耶。誠能注意會通河。勿議此可也。宋季海盜鈔掠。朱清張瑄爲最雄長。旣事拍懷。部其徒爲義民防海。故二人建議。卽用以成功。今如李魁奇劉香老輩橫衝海上。果爲已附之清瑄乎。藉寇之糧。風濤猶不足慮也。介生先生言談海運。

如思龍鮓不實也。然不可不存其說。

卷五四終

古今議論參卷五十五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爾奮訂閱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

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

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

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

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
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嫋嫋
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弃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綬
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
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砾。

龍云昔人言詩賦中不宜着議論然論殊不林云此等實是議論古人故托詞賦之人主樂請不生嗔怒益所謂風諫者

弃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
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
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
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
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
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

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對言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復有以加司馬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節儉以示末流猶靡况示之以侈乎後孝武以宮室罷敞天下未必非鄴侯啓之也朱沛國亦責何治家不為垣屋而

為國獨示以侈是不以賢師吾儉者令其君之後代師其君也况栢梁建章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安在亡以加乎孝文慈仁恭儉而賈山至言猶借秦為喻其言宮室之麗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其言馳道之麗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其言塋裡之侈也曰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托塋焉延及二世非云促矣又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其第二殿畧云妾聞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瑤臺金屋驕主之為麗

古今議論卷之五十五
三
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鴆毒。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伏惟裁心抑志。奢麗之源不可不遏云云。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古今議語卷之五十五
四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稷粟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
憂。故鄆鄙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

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堦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武帝得之。嘆賞。因拜官。賜黃金。然卒起上林苑後。
與朔言。化民朔稱。漢文皇帝恭儉。言陛下圖起
建章。左鳳關。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

古今議語卷之五十五
五
狗馬被續鬪。宮人簪瑋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珠。恠。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我太祖皇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士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飭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侈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以薄塋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三分天下
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塋陵中不復
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
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歛百姓
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
制其畧曰昔堯塋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
殿園邑為棺椁足以藏骨為衣裳足以朽肉吾營此

施曰不
逮之語
宜貽譏
當時

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
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廢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
骨并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
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
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者矣向使
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
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
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為

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湏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竝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爲隴又以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望陛下深覽古

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都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按劉曜時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凌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以爲豐明一觀之功其力可以平涼州而勅旨復欲

古今事考卷之五
建西宮起凌霄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以此需財又
可以吞吳蜀而剪齊魏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
踵亡國之事又肯將營建壽陵臣聞堯塋穀林市
不改肆顯塋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
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
閻主之所終也如是向魍石鄰孔子以爲不如速
朽王孫保塋識者嘉其破俗云云其言切至可爲
萬代永鑒

歷論春秋工役

汪克寬

莊二十九年新延廡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
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邽哀五年城
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隱七年城中丘九年城郎桓
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
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墮郕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圍
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
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
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爲保

古今事考 卷五十五 九
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紀而
城祝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
須句備邾而城郟患莒人之外逼而城諸鄆宣公欲
叛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
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郟城西郟城武
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復叛晉黨范氏而
城莒父及霄哀公亦黨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郟
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况於築臺囿以爲游觀之樂。
新延廡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僭天子之制。毀泉

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讐人之婚而忘通喪之
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逼鄭會
晉平城祀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桓十六年城向莊
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
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郟
城武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
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邱費以弱私家。
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
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

按胡氏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
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以見勞民為重事
也又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
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宗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
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
也其垂教之意深矣春秋如晉之虓祁楚之章華
并卿大夫美室皆有戒言不具載云歷代工事煩
多特舉春秋以見具槩

議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
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
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
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于綴飾瓌材竭
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湏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
苦不克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
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

古今詩話卷之五
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闕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救。凡膏腴美好。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動有幾萬。都下搜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寔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

役力所不堪。伏唯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棄木。今不榘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反洽。况無官耻。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以取之。

大像不宜造固矣凡興役者皆須省此

末乞停差官織造疏會收最詳懇 楊廷和

先年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
下方稱頌聖德未已不意近復誤聽織染局所奏差
官前去蘇杭織造 命臣等撰寫 勅書臣看得南
直隸浙江等處潦旱相繼災異非常地方本等錢糧
尚難辦納若又差織造一切物料工匠何從出辦非
惟逃亡迫逼又恐激成他變况復經過地方水患異
常百里無一爨烟所在堆成白骨稚童幼女稱斤而
賣自今計至麥熟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待

不恐通

斃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泗州等處聚集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將來事勢尚不可知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心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憫念地方之困俯從六科十三道之言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乞着工部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誤矣

末段最得體小儒不會如是措處

諫造鼇山疏

詹仰庇

臣聞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監開稱成造團鼇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絲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皆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

矣。如成造團釐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誑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官闈法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激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異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爲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

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卽奸貪小人乏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

施爾奮曰嘗怪呂政楊廣備極奢侈竟無一臣一言諫止何也。此秦隋之所以促也。

若此他可知矣。當中外調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官闈法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動尤。欺言精北，所以秦割之說，以助出而司國計者，何至燕爾齊日嘗對呂，更懸寶鞞，對養無一。丑一我尚日繼，潛劍與昏而國信，日祈笑下念邊，備措處小人。之封也，願華孔而聚罪，之收也，願五直。昔載而文。進。以。難。鼓。林。繼。其。以。我。收。其。聖。下。皆。是。唱。我。會。

孝文皇帝論贊

班固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人恐煩百姓，吳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常假
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
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施爾奮曰南越以下事無與工曹然非恭儉之主
不能也納諫愧心吏事得也海內殷富戶事得也
懷南越賜吳王禮事得也備邊守致刑措兵刑事
得也六曹之事無不相通如孝文者足備勸矣
孝文慈仁恭儉漢家綿歷帝實引之爰於終篇訖

以漢文

白雲書庫

